

读克劳塞维兹战争论杂记

万耀煌作

克氏战争论，德文原名 Vom Kriege，法国译本，改名大战学理，日人译本，亦有称为大战学理，吾国译本，则从前多名为大战学理（如崔寿祺译本），现多称战争论云，以意义包含之简括，自以战争论三字为明确。

战争论克氏成于一八一八年——一八三〇年，克氏歿于一八三一年，歿时此书尚未经最后之校正，作者自认为『一团思想乱堆』。世人目为『读之者罕，理解之更罕，几有神话化之感』。鲁登道夫则谓：克氏理论，已成过去。形形色色，评论不一，几若含有神秘性。而为兵学之迷之战争论于一八三一年出版后毁誉不一致，然时隔百年，尚执东西洋各国之牛耳，为近代战术典令之滥觞，此则一种事实，无可非议者也。

克氏少耽哲学，自承为『战争哲学』之始创者，长军官学校时，埋头于战史及战争论之精研，并服膺康德，孟德斯鸠与马基雅佛利学说，在耶纳之役后，曾经听过康德派可森威达特哲学讲演，而当克氏战争论起草时，又通为德国思想界受黑格尔支配时代，由黑格尔产生克氏观念论，由黑格尔产生克氏辩证法，克氏于哲学之外，复以战史为立脚点，故全书大部分，颇多涉及十八世纪历年战争得失，而于一八一二年以前，拿破仑所以得战胜之原理，及联合国军自是年以降至一八一五年之间。所以得战胜之原理，均经克氏慧眼道破，氏之学问，既以哲学及战史为出发点，其言论所以能不偏于事实，亦不偏于学理，吾人并可借氏之一生治学途径，得以瞻兵学范围。

克氏战争论凡八卷，第一第二两卷，纯以哲理研究战争之本质及学理。第三卷论战略。第四卷论战斗力。第五卷论兵力。第六卷论守势。第七卷论攻势。第八卷关于战争计划之阐述。而第八卷战争计划中所推论之作战目标。其间涉及于同盟军者，则又适供吾人今日与英、英、苏、荷并肩作战之参考（详见后文）。克氏对于军事理论上根本问题，否定『永远不灭的原理』，他认定那些所谓『僵死不变的原则』，为军事思想贫乏和停滞的象征，甚至为一败涂地的直接根源，他以为『任何时代，都有各别的战争，亦即有不同的条件，如果有人

以哲学原理之见地，随时随地研究战争理论，则每一个时代，都各有其独特的理论。』克氏推论兵学建设，复以战略形式，无论如何广大，总不足以范围天才超逸者流，若勉行之，则不免乖戾愤事。又谓学理仅足传达高等兵术之思想与见解而已，超此以上，则不可能，因原理本不能具有解决高深问题之定式（吾人研究兵学原理时其听诸），亦无从授以一定不变之方法（吾人从事兵学应用时其听诸），故学理仅示凡百事物与其相互关系，其出乎规矩绳墨之外者，则任读者之独断活用（吾人研究军事学校，尤其陆大教学法者其听诸）。战争当实行时，则一视实行者所具之手段，与夫天赋之精神力，而参酌学理，定其决心（吾人研究战时实用学理之关系者其听诸）。至其解释原则，其对于原则之成立及其限度，尤为明断。克氏曰：原则乃决定行为时之法则，并未有如法律之决定的意思，其中或有如法律之精神及意义，但判断之际，较之法律，更有适用之自由云云。由以上之学说，所以能养成德意志军人不拘方式，发挥天才，读原则而又不拘原则各特色。其研讨战争本质，既非如现实派战略家，只死守先人之方式，而涉于模仿。又非如主观派战略家，徒以自己之思考与理想，而蔑视事实。超乎科学而进入艺术，确能示军人（尤其近代军人）治兵学之楷模。

溯自一九一四年——一九一八年世界第一次大战以后，必将发生世界第二次大战，论者均谓一由伦敦经济会议之流产，一由于国际联盟军缩会议之失败。经济会议流产之原因，下走非经济专家，不能道其详，至缩军会议失败之原因，则克氏于推论战争本质中所谓军事第一穷极性，第二穷极性，第三穷极性，实有先见，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今述克氏之解释如下：克氏解释第一穷极性，谓欲使敌底于无力而达到我之目的，必须有较敌优越之兵力，于是彼此相竞而不知所止，详言之，即彼欲保持其程度之威力，而此更求加于此威力之上，及此保有优越之威力，则彼更求有加于此优越之威力，如是彼此竞争，不达于威力之最大限度不止，克氏视此为第一相互作用，名为第一穷极性。至第二穷极性，则以『使敌底于无力』之战争行为，其企图并非片面的，而实为彼我均具之者，因我不能压倒敌人，则敌人将我压倒，于是又生相竞不止之第二相互作用，而为第二穷极性。根据上文欲期压倒敌人，必估计敌之抵抗力，而算定于此相当之兵力，但敌情不易明瞭，估计敌之抵抗力，未必确当，因此彼我竞争，其努力之结果，复生第三相互作用，而为第三穷极性，吾人一为回溯，自

克氏逝世以后，百年以来，以迄于今，列强军备竞争之结果，能逃此公例否，吾人可基此以研讨『邻邦兵备及军制』。克氏推论现实之战争，而谓战争并非单一或由同时数个决战而即成立者，实具某程度之继续时间，其意指人员之征集、训练、及资材之征用，整備等，必须具有相当之时日。克氏又推论战力，而指出有形的要素之编制，装备，并统计的要素，如军之建设，及保持等。克氏又论及补充，以维持战力所需，如人马、兵器、材料、粮秣皆是，其意以军队所能携行者，殊有限制，其一部分有时虽可于现地获得，但多限于粮秣。且限于某时间，而大部分之补充，不得不赖于国内所设之根据地云云。并且有鉴于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远征莫斯科，轻视给养失败之经过，因而决定『以军事为主眼，当以给养次之』之原则。基于克氏上述要旨，及上述范围原著全文，因而植立吾人今日『军制』，『军队教育』，『后方勤务』，『动员』及『国家总动员』各讲座之基础。

克氏又以两国民间或两国家间，敌忾要素郁积过深时，往往因轻微之动机，勃发意外之结果，因而从客观上主观上观察战争之行为，决其为人类行为中常有之偶然作用。其不确实及侥幸，近于一种赌博。其理由则以战争行为，常实施于危险之中，当危险时，最重要之心力，为勇气，例如冒险、放胆，并至暴虎冯河等，此种勇气之表规，本质即不确实，克氏所以有『扑克』牌之喻，克氏所言如此，吾人征诸战史，体诸实验，亦何尝不如是，究之是一时的，非永久的。是表面的，非根本的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天下断无无因而生事，亦断无凭一时侥幸而即成功之心理，所以克氏虽以战争之本质，有类赌博，而战争之行为，不能存侥幸之心，故其论战力，则原始要终，颠扑不破，大意即以有形之战力作用，与无形之战力作用，深相固结，紧密有如合金，虽以化学手段，亦不能分析云云。其于军事上精神物质两者相互作用，理解为透辟，打破一切偏重物质，与乎偏重精神之言论。至其论精神要素，以将帅之才能，军之武德，军之国民精神三者有相等之价值，不能有所轩桡于其间，尤为论军事精神要素者具体持平之论，通克氏前后之言论以观，战争本质，可谓为一种科学上之赌博，有克氏朴实说理之学说，所以能养成德意志军人以笨拙取胜之美德，否则克氏之战争论可以不作。

克氏推论政治与战略，为全书之精彩，而亦为鲁登道夫所最不满之点，以拙见言，两氏各有其立场，克氏深有感于拿破仑一生之成

败，鲁氏则深愤于当时政局，往往以政略掣战略之时，以致一败涂地，出发点不同，故言论亦不一致。平心而论，克氏言论，可长可久，鲁氏言论，未免一时冲动，克氏之意，固不主张以战略干涉政略，亦统非以政略牺牲战略，盖以两者各有其分际，两者亦各有其专才，故克氏深以招致军人出席阁议，咨询关于战争之意见，为事理之谬误者，同时亦以政府当局对于军事须有相当之理解，并以政略之著眼，若合于条理，则政略之效用，及于军事上，常有利而无害。其看法统非将政略战略，看作两事，实主张政略战略一致，特其步骤有一定程度耳，故其论及战略事项，以当临实地适时规定之，于分析政略战略界限后，深持『统帅独立』之旨，尤为近世军制学家『统帅权独立』之准则。

克氏又以地形之认识，乃将帅应具之性能，每遇一地，即未经踏勘，亦当具有几何学的想像力。古今中外兵家，无有不注意于地形者，我国孙子之地形篇，腓特烈大王之战争大原理，开卷即论地形，可为印证。至克氏反对以冬季为作战期区分，其言按诸此次苏德战争情形，似不甚合。其论气象，仅以浓雾及酷寒，为影响于战斗及战略，似已于此次英德战役伦敦空战，苏德战役莫斯科战局，有所默契，然其对于气象，仍未加重视，则与今后航空战，化学战，以及火器之发达，日见推进，影响于战略战术之前途者，克氏当时似尚未充分料到。

克氏之论攻防，尤其独具只眼，他绝不像一般论者把防御看作与进攻对立，把歼灭战看作与消耗战对立，他在进攻中看出防御，而在防御中又看到进攻，他以为一切防御的手段，都将成为进攻的手段，尤其是在战略上，经常是以防御代替进攻，与我蒋委员长年来主张战略上取守势，战术上取攻势，即守即攻，颇有殊途同归之慨。而其推论战略，发明『极点』一术语，尤足坚吾人今日抗战之信念。原文大旨以攻势含有所谓『极点』，如超过此『极点』，则攻者失却优势，而守者反逐次获得优势，不过此『极点』之认识，颇为困虽，尤以敌情况不明，估计往往失诸想像，以致往往超过此『极点』而攻者犹继续不已，此际苟防者能看破而加以反击，则攻防局势，将转变其位置，而胜负改观，例如防者逐次退避于后方，待敌之攻势力量超过其『极点』后，加以反击，其利益自甚伟，至于反击之机会，克氏列举为：（1）敌军出现于国境之场合。（2）敌军出现于我阵地前之场

合。（3）敌攻击我阵地而经过中之场合。（4）诱敌深入我国土之场合。以上克氏之言，似不啻为我国今日抗战写照。人生心理上弱点，往往任举一事，每不能自信，推前贤言论，与夫历史事实，则足以坚吾人之信念。今后而后知蒋委员长领导吾人抗战到底实确有所见，吾人将何以在蒋委员长领导下，寻敌人『极点』，以利用此机会乎？

又克氏推论军集结与分割，似倾向内线作战。内线作战外线作战，本无绝对利害，克氏服膺腓特烈大王及拿破仑之精兵，并身居普鲁士，遂不免受环境之支配而倾向内线作战。管见则以任何时代，无论内线作战，外线作战；凡由外线作战而迫为内线作战者恒败，内线作战而申为外线作战者恒胜，理由未详晰，事实上则往往如此。

至克氏推论对联合军之作战，其目标则以小国得强大国家之支援时，通常向其支援者。如为多数国时，则向其利害之焦点。此项目标选择之理由，实因克氏推论将来战争，必有以多数国家为敌国，而于数个战场行之者，果尔则敌之中心，将视敌人共同之利益何在，求得其共同一致之动作，以为中心，如此则虽多数国可视为单一国，否则仍视为具有目的不同之两个以上战争，我国现联合于英、美、苏、荷同盟军以对轴心国作战，按克氏之言，正可得一最好例证，克氏又谓联盟军作战，如敌之联合者，较其自身强大时，当对其最大联合国加以大打击。此言也，与上文所谓利害焦点，有所出入，予以补充。但按诸今日状况，同盟轴心两方，克氏之言，仍具有暗示之力。此又吾人判断所不可不知之一条件。

以上不过片鳞双爪之象言论，自觉管见亦不能有以深切测夫克氏之高深，不过近代兵学，大别为德国法国（法国虽有此次惨败，然管见总以别有根本原因，非尽战争之罪，其名将学问，并不因此而失其价值）。两派根本思想，若谓其中似有一鸿沟者在，则未免皮相之见，谓予不信，请观法福煦元帅所著之战争论，与克氏之战争论，两大名著对照，默契之点甚多，法国贝隆将军以法国于一八七〇年以前未能将克劳塞维兹之学说，加以考察，以致战略上之失败，愚亦以法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未能将福煦元帅学说，如福氏战争论所云，加以考察，以致有此次惨败，自觉亦不为过言，世人幸勿以成败之见论兵家也，附述所见，以殿此文。